



“90后”政协委员蓝利丽： 做茶，从未后悔过

山林间，绿意叠叠，鲜嫩的茶芽正在萌发。她身着喜庆火红的凤凰装，与哥哥一同采茶。恍惚间，人们仿佛看到了他们的指尖上下翻飞，一提一捏间，竹编的茶篓已经满了……点开湖南省政协委员、桂东县蓝老爹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利丽的微信头像，眼前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青春、昂扬，是人们对这位“90后”茶人的第一印象。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一辈子不想碰茶”？

蓝利丽从小在茶山长大。她的故乡桂东县清泉镇产茶历史悠久，这里生活的百姓世代都在做茶。

那时，只要放学回家，来不及和伙伴们玩闹，她的第一任务就是上山采茶。

“家里以茶为生，我从懂事以后，一直在采。”当时，她的个头比茶树高不出多少，眼前是干不完的活，采不完的茶。年纪尚幼的她，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做茶！”

十余年过去，2010年，当地全额资助贫困茶农去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学习深造，蓝利丽由此踏上了正式的茶学之路。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茶有六大类，一棵茶树根据工艺不同可以做出六种茶；茶树也有适制性，会更适合做某一两类茶；我们桂东县原来只做绿茶，绿茶要做好，也需要满足‘三绿’，外形绿、汤色绿、叶底绿……”虽然珍惜这样的学茶机会，也在认真了解茶的理论，但蓝利丽脑海里仍有自己的打算。她和父亲商量，回去后把学到的内容讲给他听，自己还是希望能继续读书深造。

“父亲已经同意了。”当时，还未满18岁的蓝利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先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毕业后再去大城市上班。”

然而，变故突然袭来，父亲病重离世的噩耗，迫使她“一夜长大”。为了继承父亲遗志，她选择与哥哥一同撑起这个家。“我们打造品牌，取名‘蓝老爹’，也是为了传承父亲的制茶技艺，传承和弘扬畲族茶文化。”蓝利丽说。

新赛道，要自己闯！

“父亲是当地畲族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从小耳濡目染，采茶、生火、炒茶、制茶，这些技法我也早已烂熟于心。现在，我又掌握了专业的茶学理论知识，还请了农大老师专门来指导茶叶制作，做出的绿茶，不仅外形好、汤色好，耐泡度也高。”当时，蓝利丽满怀信心，将茶品投入市场后，却是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知名度不高，绿茶市场竞争激烈，哪怕我们的玲珑茶产自高山云雾，有百年历史，也并没有得到消费者的关

注。”蓝利丽说，“当初初出茅庐，我们也没有经验，只顾着盲目生产。但绿茶讲究鲜爽，当年就要卖掉，积压的库存成了我们心底最重的石头。”

就这样，几年下来，她一直在亏损，身边能借钱的亲戚已经借了个遍。

“如果产品没有真正得到市场认可，未来怎么能有长远发展，传承的梦想更是纸上谈兵。”蓝利丽与哥哥蓝凯明一边忙生产，一边也在用十余个茶树品种做实验。正是在这个阶段，当地引种多年的金观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按照家乡生产传统，它只被用于制作绿茶，一些茶农嫌效益不好，把茶树都挖掉了。我们在实验时则发现，它的特性更适合做红茶，当时真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决定要把这个品种的最大优势发挥出来。”蓝利丽说，在研发生产时，他们还创新性地增加了乌龙茶的工艺，制出的成品茶，果然没令他们失望，不仅汤感干净透亮，还有明显的花香、甜香和果香，很快得到了市场青睐，并与中茶公司形成合作。

“不破不立，在2018年，我们总算找准了自己的赛道！”蓝利丽笑着说。

与茶农的“双向奔赴”

蓝利丽的脑海中常能回忆起一个场景：父亲当年卖茶，会挑着茶叶去赶集。像农村卖菜一样，排在路边等着光顾。如果运气好点，就能够赚上几块钱，如果形势不好基本都会亏本，时好时坏的生计也牵动着一家老小的衣食起居。

“卖茶难，是茶农一直以来的心病。”蓝利丽说，2019年，当公司的红茶渐渐有了销路，县里面希望他们到南部片区去帮助茶农解决茶叶难卖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从清泉镇搬到了大唐镇，在桂东县的工业园区安了新家。

帮扶茶农，关键的一步是收茶青。“刚过去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了问题，茶农不晓得怎么采摘，也不晓得怎样管理茶园，这样一来，品质上不去卖不上价，他们愈发没有积极性。虽然山上有好茶，但隔三差五有人来收茶时，他们才会采一下，没人收，茶叶就浪费在山上。”蓝利丽说，于是，他们到山上去给茶农做培训，让他们知道如何正确采摘和科学管理。

“起初，每天我们能收到茶青几十斤，现在正常时，能有三百多斤，多的时候，一天能收购一千多斤。茶农们渐

渐尝到甜头，采茶、管理茶园的积极性都高了。去年，他们还想买新茶苗去种！”蓝利丽笑着说。

在过去，镇子里的不少中年人都要去外面打工，年龄比较大的还要去打零工。比如别人家建房或者有工程，他就去帮忙挑沙子，干一天赚一天，没有活，就没有收入。现在则不同了，他们守住家里的茶园，在家门口就可以养家致富。

“绿茶一般是清明前后采摘，红茶的产茶季则从3月一直持续到9月，只要采茶勤快、管理好茶园，有的茶农一亩地能赚7000元左右，少的也能有两三千。普通茶农家都有个两三亩茶园，多的能有六七亩，收入很是可观。”蓝利丽说，如今，他们直接带动的农户已有一千多户。

“茶农很朴实，总是念着我们的好。”蓝利丽说，“我们一家住在县城，一位茶农听说我嫂子怀孕，为此走了很远的山路，又搭车转到县城，特意来为我们送鸡蛋。这些鸡蛋他们平日自己也不舍得吃，就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

将心比心，这种“双向奔赴”，让她觉得再苦也值。

“促进乡村振兴，身为政协委员的我，也有这样的责任。”从桂东县政协常委，到郴州市政协常委，再到湖南省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农业界别的委员，蓝利丽深感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有几件‘要事’准备做，一个是从自身出发，运用好互联网思维，做好线上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桂东的畲族茶，打响知名度，弘扬茶文化，带动更多茶农因此受益；一个是希望自己能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在政协平台上发挥委员示范带头作用。”蓝利丽说，目前，她提交的多份提案都与茶有关。如《关于加大对“沙洲—沙田—青竹”精品旅游线路建设支持力度的建议》，建言助推郴州的茶旅融合发展，造福当地百姓。“我也建议桂东县可以加大茶叶品牌整合力度，设立相关公共品牌，以品牌之力推进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如今，回望自己走上茶事这条路，不知不觉已有十余年。从当年的不得已走到现在，蓝利丽说：“我不后悔，茶的前途很光明！”



车间内，工人正在手工炒茶。

每天都有茶农“光顾”鲜叶收购区。

茶厂已实现机械化加工生产。

茗香漫品

让普洱茶经得住岁月沉淀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古色古香的老舍茶馆弥漫着淡淡茶香，身处其中，仿佛能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历史的况味。日前，“普洱高配 何氏滋味”文源茶业北京雅集在此举行，来自茶界的数十位嘉宾相聚一堂，品饮的正是一款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老班章村的普洱老茶。

“这款大二号熟茶很有渊源，源自我父亲的制作，已有23年了。”文源茶业创始人何文源介绍，“2000年的大二号熟茶是选用了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三年的原料发酵而成，采用的茶青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当时，同年的兄弟产品，还有特二号，选用芽头制作；大一号有一部分是夏茶。它们三者的风味各有不同。”

何文源介绍，勐海茶区常年云雾缭绕，为茶树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赋予了当地普洱茶独特的韵味。“我们对茶叶的采摘要求也非常高，要求茶农采摘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且茶梗不能过长。如果叶片过多或茶梗过长，都会影响普洱茶的品质，口感和香气也会欠佳。”

作为一位制茶人，他常年“长”在茶山上，对古茶园的茶树如数家珍。“我们能够透过树干来判断树龄，古茶树的生长速度很缓慢，每年生长高度在1到2cm，宽度能增长0.2-0.5cm。这里还有千年古树，整个古茶园非常生态、漂亮。”

何文源介绍，为了采摘古茶树的鲜叶，茶农通常要爬到树上去采摘。“树上长有苔藓，很湿滑，一天只能采摘两到三公斤。一棵茶树一年的产量，是8公斤左右干毛茶。可以说，我们喝到的每一片茶叶里，都饱含茶农的艰辛和不易，我们也要感恩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如今，接过父亲衣钵的何文源，已事茶20余年。“这些年来，我们深耕茶业，推出了‘白梨’‘孔雀’等产品，未来也希望继续为市场用心做好‘何氏滋味’好茶，优质的品质能让普洱茶经得住岁月的沉淀。”何文源说。

茶乡采风

行走徽州闻茶香

张治毅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铁皮的大茶叶罐，肚子是四方形，上部一个圆形的开口。罐体四面都印有彩色图案，有一面是黄山迎客松，下面还有几行上了小学后才认识的字：“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涌溪火青”。

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字的意思，等书读得多了，才知道是产自徽州地区的四种著名茶叶。后来参加工作，与茶有了一些接触，产生点兴趣，回想起来，家里的那个茶叶罐应当是我最早的茶叶知识启蒙。

前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去黄山市待了几天，没有爬山，只在城区和县城转转，看到了儿时就知道的那四样名茶的实物，零距离感受黄山这座城市里浓郁的茶香。

古徽州改名为黄山，文化底蕴依然厚重。白墙黑瓦石板路的黎阳老街，路旁最显眼的建筑就是茶楼，“谢裕大茶行”是街头的一幢，门口两副抱柱楹联：“走壁穿崖涌溪水，通仙破闷谢公茶”“泉从石出清冽冽，茶自峰生味更圆”。门楣上还有新安画派大师黄宾虹题写的“黄山毛峰第一家”匾额。不用当地的朋友介绍，从这些文字中我已经读出这个中华老字号的辉煌。

经过古戏台，走进街边的贾家大院，这个典型的徽派古建筑现在是徽州乡贤馆，墙上的展板介绍了朱熹、胡宗宪等众多徽州名人，其中姚敬全、谢在山等民国时期的茶商赫然在列。朋友见我称奇，解释说：徽商以“茶、盐、木和典当”四大行业起家，小小茶叶也能积累巨额财富，加上这些茶商有其他有益社会的行为，位列乡贤馆也就顺理成章了。

老街上，时有流水蜿蜒，草花掩映。一家挂着“孙义顺安茶”的老宅吸引了我，进门一看，货架上陈列的都是我只曾耳闻不曾亲见的茶叶：“梅溪大方”“屯绿”“松萝茶”。打理店铺的是一位端庄文雅的女士，见我看得认真，邀请我坐下品尝她正在冲泡的白茶。我们从这杯白化的绿茶聊起，她把这间茶庄的历史向我娓娓道来，还特别介绍了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安茶”。

安茶并非安徽茶的简称，而是有别于传统红绿茶的一种茶叶，清末清初时由祁门茶商仿制六安茶而来，后自成一派，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拥趸。说安茶神秘，是因它在以绿茶和红茶著称的徽州地区特立独行，窈窕茶叶包装，三年以上陈化，至今应当归

属于绿茶还是黑茶仍有争议。而且安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市场上消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恢复，是有故事的茶。

短暂交流难窥安茶全貌，女主人赠我一本书：《寻找回来的安茶》，真是内心欣喜。这时，主人有老友来访，我道别告辞，与主人互留微信，方便日后交流。

后面几天，我去了古徽州的一府六县，打卡篁岭晒秋、棠樾牌坊、呈坎古村、品尝臭鳃鱼、毛豆腐，伴着这些美景美食的，还有各地丰厚的茶文化，目不暇接之中，更深感自己茶识肤浅、孤陋寡闻。比如，我一直不知道，白居易《琵琶行》中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竟然也曾是古徽州的一部分。

茶重徽州，徽州重茶。一方新安山水，孕育出众多中国茶叶的奇葩。在重新修复的古徽州府衙，当年地方官办公室的一副对联写道：“茶卢喜，麦垄香，大有韵书，歌舞遍天都士女；江水清，庭花落，一行作吏，啜啜问山越饥寒。”今天，勤劳的徽州人，依然在接力续写着徽茶新的历史。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煎茶论道

泰国女孩的寻茶之旅

李雨薇



泰国女孩体验中国茶道。

拉开折叠门，中式风格的茶室映入眼帘。窗外，是熙攘的街道与远处的燕山，茶室的选址可謂是“大隐隐于市”。“没想到在北京，热闹的居住住宅区还藏着这样宝藏的地方。”泰国女孩美妙看着眼前的茶室激动地说道。

一次中外青年交流会上的偶然相遇，使我和美妙、可心和琪涵三位泰国女孩结缘。“你也喜欢茶？我也是！”遇上同样爱茶的“00后”实属难得，心有灵犀般的，我们相约一起喝茶。

“我的祖父母来自中国，我是泰国华裔。由于家里长辈们都有喝茶的习惯，我也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饮茶。”谈到与中国茶的缘分，可心说，“这次来中国，我们三个非常期待能够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茶。”

“我们来中国参加夏令营时，体验过茶道课，但时间有限，总觉得意犹未尽。”美妙分享道，她们正好借今天约茶的机会，想好好过过“茶瘾”。

说着，美妙拿起桌上刚倒好茶汤的茶杯，准备一饮而尽。谁知刚入口，就被滚烫的茶水烫得说不出话。琪涵笑着解释，“泰国天气热，所以泰国人都喜欢喝冰茶，喝起中国的热茶，来还不太适应。”

尽管如此，三个女孩依旧对中国茶热情不减，“虽然是滚烫的，喝下去后却立刻能感受到茶香醇的味道。”

盖碗碰撞的清脆声音响起，清透的茶汤被一滴不漏地倒入公道杯中，三个泰国女孩被友人行云流水的泡茶动作深深吸引。“这套工序被称为‘功夫茶’，也就是你们所熟知的中国茶道。”友人顺势介绍着，“大家面前这个盛放茶汤的分茶器叫公道杯，在汉语中‘公道’是‘公平’的意思，寓意将色香味俱浓的茶汤，平均分给每一位客人，让大家共享。”说罢，她便将公道杯中的茶均匀地倒入面前的茶盏中。

“原来中国茶里有这么多学问”，美妙言语间充满新奇，“在泰国，人们都用杯子直接泡茶喝，那个时候觉得喝茶只是一款日常的饮品。但是

在中国，喝茶在我看来是文化、是一门艺术。”

“我们正在喝的茶叫作‘凤凰单丛’，味道香醇芬芳，咽下后细品，有淡淡的回甘。”友人边续茶边介绍。“泰国华裔家里日常喝绿茶比较多，但这杯茶的味道对我来说很特别，闻起来香，喝起来更香。”可心感叹。

注意到女孩们对桌上琳琅满目的茶具好奇又探究的眼神，友人拿出桌上的茶壶，决定让她们亲上手体验一下泡茶的艺术。“先将开水注入茶壶中‘温壶’。”友人坐在茶桌对面“远程”指导着琪涵泡茶，“在茶壶中倒入茶叶，盖上盖子后，轻轻地晃动茶壶，让茶叶在热壶中翻转，此刻可以再次开盖，闻一下干茶香。随后注入开水，沁润茶叶后快速倒掉，这叫‘醒茶’，将茶从沉睡中唤醒。”

只见琪涵不疾不徐地动手尝试，上手“稳稳地”，她人生中首次尝鲜冲泡的茶出炉了。倒入公道杯后，琪涵缓慢而均匀地将茶汤注入大家的茶盏中。端起茶盏时，我们惊喜地注意到，她第一次倒茶竟刚好是“七分满”。

“倒茶七分满”是茶人的待客礼仪。俗话说“茶满欺客”，茶水是滚烫的，倒得太满难免会使杯沿发烫，令客人喝茶时难堪。因此，“茶倒七分”刚好能方便客人拿起，不被烫伤。“小小的倒茶动作，也蕴含着‘做人要把握分寸’的大道理！”友人讲解一番后便夸奖琪涵，“看来姑娘是无师自通呀！不错，很有悟性嘛！”

听到“师父”的肯定，琪涵害羞地笑了起来，身旁的可心和美妙也跃跃欲试。三个泰国姑娘轮番尝试，泡茶的手法愈发熟练稳健。远处，太阳缓缓从山头落下，透过茶室的竹帘，将金黄的余晖倾洒在姑娘们的脸上，我们的寻茶之旅，也在这满室的茶香中告一段落。

临别时，女孩们带着我们赠予的茶叶，踏上了回国的路。“下次来北京再找我们喝茶！”我们相约着，共同期待下一段寻茶之旅。

茶韵杭州行：

孔子学院学生体验茶文化之旅

8月27日，一群来自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孔子学院学生来到中国茶叶博物馆（以下简称“茶博”），展开了一段充满鲜活体验的夏令营之旅。

在龙井馆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穿越时光长河，感受着中外茶文化的渊源。从茶叶的历史起源，到茶叶制作工艺和茶文化的演变，展览生动地还原了茶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对世界茶文化的影响。

作为茶博龙井馆的标志性地点，茶坛是一个俯瞰西湖风光的理想场所。学生们踏着石阶，在山间茶园的环绕下，融入宁静的自然之中。碧波荡漾的湖面、郁郁葱葱的茶园，仿佛一幅秀美的画卷展开在他们面前。

在茶博，学生们沉浸在浓厚的茶文化历史氛围中，兴致盎然地体验了宋代点茶。从击拂到绘制水丹青，再到品味茶汤，每个充满韵味的环节都令他们着迷。通过这次宋代点茶的体验，他们不仅了解了点茶的流程，更是领略到了茶人对生活的情趣追求。

德国学生 Sarah Lu 展现出了对中华茶文化的浓厚兴趣，尽管刚开始学习，但她对宋代点茶怀有高度热情，投入的她很快就有模有样制作好了一碗味甘形的茶汤。

来自奥地利的 Ralph Preiss，在多年的职场历程后回归校园，开始了在维也纳大学的汉学学习。作为孔子学院较为年长的学生，这次体验也让他增添了新经验，他认真聆听并乐于分享，偶尔还会冒出关于中国茶的有趣问题。

大家聊得兴致勃勃，感叹着这里的风景，感受着这里的茶文化后，很多人都决定要在春季或秋季再来。孔子学院学生们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到了中国的魅力，也将这份感动传递回各自的国家。茶叶在水中舞动，将生命的精华释放，又如一叶扁舟，将情感和体验荡漾在时间的流水线上，成为这段旅程中最独特的注解。

（来源：中国茶叶博物馆茶学堂）